

“我不过是你生命中的一个选择，而你却是我这辈子唯一的答案。”

我要我们 一直爱下去

完 结 篇

中册

西 门 龙 霆 / 著



青岛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我要我们 一直爱下去

完 结 篇

中册

西门龙霆

著





Chapter 9: 圣诞节我有一份礼物

房间里只亮着一盏小灯，威尔逊站在床边伺候着。

雨太大，天太冷，没想到淋了雨的西门龙霆和景佳人一先一后昏倒了。威尔逊只得立即将两人抬上车，分别送回了各自的住处。

十天过去，眼见着圣诞节就快来临了，在景佳人的赶工下，毛衣织了大半，已经初见雏形。但同时她也急剧地瘦下来，她的一双眼睛本来就大，现在因为瘦，更是大得惊人。还好冬天穿的衣服多，而她平时卧在摇椅里，又系着厚围巾，戴着帽子，没有让Sun发现异样。每天她都会打电话给威尔逊，询问搜捕小翼的进度，以及西门龙霆的近况。

这天，景佳人又熬了一晚，天蒙蒙亮的时候，才撑不住困意睡着。一双小手推着她的胳膊，Sun轻声叫着她：

“女王，外面下雪了……”

“妈妈醒醒……”

“女王！你答应陪Sun看第一场雪的！”

景佳人终于睁开眼，Sun眼睛亮亮的，跳到窗前，打开窗户，窗玻璃已经凝结起白霜。窗外，彻底变成了白茫茫的世界。

雪花飘了进来，Sun期待地问：“我们出去玩会儿雪吗？”

景佳人浑身很累，但是她没办法拒绝他期待的眼神，她能陪儿子的时间已经不多。

院子前的雪地里，圣诞树也被积雪覆盖得白白的。母子俩都穿得很厚，景佳

人打起精神来制造着雪球。Sun一开始还郁郁寡欢，紧张地观察着景佳人的一举一动。看景佳人状态不差，在她热情的煽动下，才终于放心一般，开始堆雪人。

他们齐心协力堆了一个女雪人，用胡萝卜、纽扣等做雪人的鼻子眼睛。景佳人取下帽子和围巾给雪人戴上，说这就是雪人妈妈——景佳人。随后两人又堆了一个小雪人，Sun同样把围巾和帽子取下来给小雪人戴上，说这是雪人儿子——Sun。

两个雪人耗掉了景佳人过多精力，她累垮地坐在雪地上：“大功告成！去拿相机。”

谁知道Sun还在认真地滚着雪球。

“你还要做谁？”

Sun忙碌的小身影背对着她：“老男人。”

景佳人嘴角勾起欣慰的笑。Sun并没有那么排斥西门龙霆，也许等她离开人世，他们父子也能很好地生活在一起？

不久后，在Sun雪人的身边，多了一个最大的雪人爸爸。两人给帅气的雪人加上了鼻子和眼睛，戴上大檐帽和领结。景佳人打开圣诞树的灯，五颜六色的光芒亮起来，雪花飞舞得更欢乐了。

景佳人搂着Sun，母子俩站在雪人身边拍下了幸福的瞬间。遗憾的是，照片里少了一个男人的身影。

或许堆雪人受了凉，景佳人高烧复发，紧接着又卧床不起，而且一天比一天病重，甚至到了不能下床的程度。

景佳人为了打起精神不睡觉，不得不在太阳穴上擦精油，以此阻止困意，继续织毛衣。

挂上电话，Sun走过来握住景佳人的手说：“女王，你生病了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！我给老男人打电话了，如果明天他不来看你，我们就再也不要他了。”

景佳人诧异，Sun居然给西门龙霆打电话了？她怎么忘了，明天就是圣诞节！

景佳人又熬了一夜，毛衣只剩下最后的收尾工作，她的肩膀和手臂都仿佛

不是自己的了，酸痛不已。她告诉自己，只睡两个小时，醒来后就能如期织完毛衣。可是这一觉她睡得太沉，一直没有醒过来。

Sun看到景佳人面容枯槁，精神憔悴到极致，于是偷偷把她的闹铃关掉了。

Sun在窗口等老男人来看女王，等了整整一天。

傍晚六点，天渐渐黑了，老男人没来，他抛弃了女王和Sun……

突然有车队开过来，Sun暗淡的眼睛一亮。

车队停在院子里，下来的全是提着医药箱的医生。Sun搜寻了好一会儿，没看到老男人，也没看到威尔逊。

家里的电话响了，铃声吵醒了景佳人。她掀开沉重的眼皮，迷迷糊糊之间，听到Sun愤怒的嗓音吼道：“你说过老男人今天会来看妈妈的，威尔逊大叔，你骗人！”

“……”

“如果他知道女王是我妈妈，他这样对待妈妈，一定会后悔的！”

“小少爷……”威尔逊来不及说什么，Sun已经挂上了电话。

景佳人面色苍白，紧紧盯着Sun：“你刚刚说什么？”

Sun回过头，这才发现景佳人醒了。

景佳人整个心弦都紧绷了，Sun怎么能对威尔逊说那样的话？

Sun抿了抿唇说：“老男人不来看你，也不让威尔逊大叔来，他只打发几个没用的医生过来。”

“你刚刚说，女王是妈妈？”景佳人激动地咳嗽起来，“你把我的身份都告诉威尔逊了？”Sun诚地点点头。

说了……他已经说了……景佳人就像做了一个噩梦：“什么时候？”

“我们从海底逃跑那次……”Sun一五一十地把他跟威尔逊的约定说了出来。

景佳人脸色铁青，威尔逊忠心耿耿，有什么关于她的事，肯定会第一时间告知西门龙霆。

想起那之后西门龙霆对她的态度、看她的眼神、他这段时间以来的种种表现，景佳人苍白的睫毛颤抖了下。西门龙霆已经都知道了，是她天真地以为瞒过了他。为什么他没有拆穿她？景佳人心口扯痛着……难怪他会如此介意冷傲风的

存在！

“女王，威尔逊大叔答应过，不会告诉老男人的。”Sun像做错事的孩子，紧张地看着景佳人，“他会保密。”

景佳人苍白地摇头。对不起，西门龙霆……真的对不起……她的无心伤得他太深，深到她无言以对。

晚上九点，景佳人揉揉酸痛的胳膊，毛衣织好了，只可惜少了两只袖子。

西门龙霆，你要的礼物，我做到了！

“等等，我跟你们一起回滨海别墅。”景佳人提着礼物袋从楼上下来。

医生们站在玄关，看到这个原本躺在床上病入膏肓的女人，现在精神奕奕地出现，都很震惊。他们互相使着眼色，低声交头接耳着。这难道是常说的回光返照？他们检查景佳人的身体时，她的脉搏很弱，高烧又迟迟不退，从症状上来看，别说下地走路了，根本熬不了几天。

“你的情况出门不太好吧，外面天气很冷，你再吹风，身子骨受不住。”

“没关系，你们不是开了车来嘛，我不会受寒的。”景佳人微微一笑，她化了淡妆，原本的病态用薄粉遮盖了，抹了唇彩和胭脂，除了脸颊特别消瘦，看起来完全不像生病的人。

滨海别墅，金色的大钟有条不紊地划动着秒钟，时间过得很快。

景佳人坐在深蓝色的沙发上，不时看看钟。用人恭敬地走过来问：“伊丽莎白小姐，茶已经凉了，需要我为你重新泡一壶吗？”

“不用了。”景佳人问，“他什么时候回来？”

“不太清楚，少爷下午出的门，大人也一起去了……”用人发现她一直在看表，“你很赶时间吗？”

景佳人抿了抿嘴道：“今晚是圣诞节。”

别墅里一点圣诞节的气氛也没有，和平时一样，冷冷清清的。这三年多来，西门龙霆从来不过任何节日，连生日都是孤零零的。

“他今晚回来吗？”

“不一定，少爷这些天回来得都挺晚的。”

“这些天他都出去？”西门龙霆一向没有晚上出门的习惯啊。

“是的……”用人想要说什么，欲言又止的样子。

景佳人发现，从她来这栋别墅，所有用人看她的眼神都怪怪的，好像她有很大的问题。

“有什么话是不能说的吗？”景佳人还有些咳嗽，轻咳着问。

“没什么。”用人慌张地摇了下头，“就是觉得你居然会过来，很意外。伊丽莎白小姐要是赶时间的话，不如下次吧。”

景佳人皱起眉：“这里不欢迎我？”

“当然不会，伊丽莎白小姐如果想等少爷，随便坐。”

几个用人聚集在大厅一角磨着咖啡豆，不时瞄瞄她，低声议论着什么。从她们的表情看来，她们很不愿意景佳人出现在这里。

她打过好几个电话给西门龙霆，都是关机的状态。

快到十二点时，用人们都要休息了，景佳人被迫离开。这时正门口传来一阵异动，大门打开，两盏明亮的大车灯远远射穿夜幕。景佳人眯起眼看过去，跑车酷炫地开到她面前，身后跟着几辆保镖车，刺耳的刹车声在夜幕里显得格外突兀。

威尔逊首先下车来开门，看到景佳人略微惊讶：“伊丽莎白小姐，你怎么来了？”

“今天圣诞，我不能来吗？”

威尔逊皱了皱眉。怎么没有人向他报备？他拿出手机一看，手机没电了。

修长的双腿跨下来，西门龙霆身上弥漫着酒气，只穿着单薄的衬衫，领子有些歪斜，脖子上的纽扣松散了几颗，让景佳人不得不看到他脖子上像是吻痕的红点……景佳人的心揪了一下，她望向车内，还有女人？

西门龙霆单肘支在车上，虽喝了酒，眼神却很清明。他冷冷勾起一抹邪肆而冷酷的笑：“重病、下不了地、卧床不起、生命岌岌可危……”讽刺的声音在夜里格外寒冷。

“你不该亲自送上门来拆穿谎言。”

景佳人嘴唇动了下：“我为什么要编造谎言？前两天我的确是病了，但现在病好了。”

“好得真快。到底是什么医学技术，能让病入膏肓的人，转眼健康丰润。”他的目光更是讽刺。如果他没有记错，下午五点多才派去医疗队。

“西门龙霆，我今天来，不是跟你吵架的……”景佳人吸了口气，低声说，“我们之间有误会，我……”

突然另一边的车门打开，一个女孩走下来，手里拿着西门龙霆的大衣，快步转到这边，将衣服给西门龙霆披上。这一刻，像有刺骨的冰刺进景佳人的身体里。

那女孩仅仅跟景佳人打了个照面，她就看出对方长得跟“景佳人”有些相似，不是非常像，但是乍然一看，是那个味道，而且，是三年前景佳人那种青涩的风格……

而现在的她，即便脸恢复原样，她也是一个妈妈了。

景佳人目光僵凝，半晌才找到自己的声音：“她是谁？你的新款？”

西门龙霆自然地女孩搂在怀里：“你以为，我非你不可？”西门龙霆的笑容在夜里带着一抹报复般的狠厉。

景佳人问：“你是跟我赌气，还是真的觉得她好？”

“她哪点不好？”西门龙霆勾唇，“没生过孩子，感情史空白，乖巧懂事，又听我的话，哪点输给你？”每一句话，都像一把刀刺向景佳人。

“你来这里，不是专程自取其辱的吧？”西门龙霆犀利的目光盯着她，她会主动来找他实在让人意外。

景佳人吸了口气：“我那天说过，圣诞节我有一份礼物要送给你的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我织了件毛衣，”景佳人苍白地笑着说，“但是因为时间很赶，来不及织袖子了。”

西门龙霆目光阴郁，他知道这件毛衣的意义……

“答应你的事，我想做到。”景佳人尽量让自己的口气听起来轻松愉快，“只是不知道穿惯了名牌的你，会不会喜欢我手工织的。”

“告别礼？”西门龙霆的目光阴沉得像是要吃人，“送件破毛衣，你以为就能偿还完潇洒滚了？”他没忘记在南门时她说过，圣诞节后她会离开。他一刻也没忘——

“不是……”

“等着我挽留你？”西门龙霆打断她，嘲讽的笑意格外伤人，“省省吧，你逃跑的那一套把戏我已经玩腻了！”

“你弄错了，我今晚不是来找存在感的。”景佳人的手落在他搭在女孩腰上的手上，视线逐渐变得模糊。

“那就是来找难堪的？”

“只是想来看看你过得好不好……”

话音刚落，一阵讽刺的笑声响起。景佳人从来没看到过他笑成这样，邪勾的嘴角透着比寒冰还狠厉的无情。

“你这惺惺作态的一套，我以前很买账。”西门龙霆的戾气更深，眼底有了残酷之意。

他冷漠地侧过脸，在怀里的女人的额头上亲吻了一记，然后是眼睛、鼻子……那女人很识时务，从景佳人出现开始就安静不语，一双灵动的眼却转来转去。西门龙霆吻她，她立马配合地搂住他的脖子。

“够了。”景佳人别开脸，一颗心已经痛死了。

西门龙霆潋滟地笑道：“送客。”

威尔逊迟疑地看着景佳人，这僵局真是……

“不用送，我本来就要走。”景佳人的心口像被石头堵着，“很抱歉，我没经过你的同意贸然来访，是个错误。”

他邪肆的眼神是那么灼伤人：“知道是错误还不走？等着我亲自请你？”

“不管我做什么，都希望你开心。你那么不想看到我，我的礼物，你也会觉得污染视线吧？”景佳人低声问，“我可不可以收回？”因为在礼物盒里，她放了字条，字条里写的那些话，她现在觉得已经失去了意义。这样也好，她都要死了，还恬不知耻地过来找他，用她剩下的半条命来折磨他……她多自私？

“送出来的东西，还有收回去的道理？”西门龙霆冷酷地盯着她。

“不是，那件毛衣我织了很久，你丢掉的话会很可惜……”景佳人说话都开始不连贯，她用力吸了口气，“而且你身边这位小姐看到也会不开心。”

西门龙霆眼神冰冷：“威尔逊，去拿。”

威尔逊使了个眼色，用人上前抢过她手里的礼物袋——

西门龙霆靠坐在车头上，懒懒地玩弄着女孩的手指和头发，一幅格外亲热的景象。

景佳人捋了捋被风吹乱的头发，还好她化了妆，否则她现在的脸色该是多苍白。她再也待不下去，她今天真的来错了，在这里的每一秒都是自取其辱。

西门龙霆并没有拆开礼物盒，而是几个大步走远，景佳人回过头的时候，看到西门龙霆挥手将礼物盒抛出了围墙——他当着她的面，将礼物扔掉了。

景佳人目光闪动了一下，很快弯唇笑了。他一向是自己得不到的东西，宁愿毁掉，也不允许别人染指！他怕她把这件毛衣送给冷傲风？或是别的男人？她本来想要回来的就是字条而已。那件毛衣他不扔，她留着也没意义……

“西门龙霆，圣诞快乐。再见。”

景佳人转身要离开的时候，突然觉得脑子一阵眩晕，强撑着的身子已经支撑不住，每一步都像走在棉花上，感觉天旋地转。她紧紧咬住牙关，动作迟缓得就像迟暮的老人。走了一段路，她突然一脚踩空，跌到地上。

“伊丽莎白小姐……”威尔逊忙要去扶。

西门龙霆单手插兜，冰冷地说道：“谁敢碰她！”

威尔逊微愣，少爷这是气疯了？！

“病得很重走不动？”西门龙霆淡淡地说，“要不要我留你在这里过夜？”

每一个字，都像是针扎进景佳人的心里，她揉着头：“你不用这样讽刺我，我没说我会赖着不想走！”

“你想走，当然，”西门龙霆站在她身边，居高临下地看着她，“那么多男人在等着你投怀送抱。”他不明白她为什么还要来，圣诞礼物？这是她耀武扬威地对他的羞辱！他也想狠狠地羞辱她一把，看到她难受，他痛的同时，也会大快人心地痛快，至少这证明他在她心里不是没有一丁点地位的……他讨厌她那清冷的脸，仿佛一切她都不曾在意，她越不在意，他越想刺伤她！

景佳人咬咬牙，终于站起来，用最后的力气走到车前，拉开车门：“西门少爷，我告辞了。”

“滚。”

她坐上车，虚软的身体终于有了一丝依靠，不用再强撑了。景佳人闭上眼，泪水沾湿了睫毛。

汽车转了个弯，缓缓从西门龙霆的视线里消失。他脸上的冷凝和逞强，在她离开后陡然消失。

所有下人都预料到少爷将要发火，他们会被迁怒。果然，西门龙霆冷冷地骂道：“谁给你们权力私自放她进来的？全给我跪到天亮！”

威尔逊领着大堆的保镖，打着手电在围墙外的山头搜寻着。天太黑了，地上又都是雪，陡峭的山坡很滑，他派了四架直升机打出探照灯照。

威尔逊哀叹，就知道景小姐一走，少爷就会让人把那女孩送走，更重要的是会把礼物盒捡回来！果然不出所料，一点悬念都没有。

威尔逊在心里感叹，早知道要找回回去，别丢这么远啊，随便做做样子丢进垃圾桶里不就好了！分明每天都在期盼景佳人来找他，可她真的来了，他又冷言冷语、夹枪带棍地把人给赶走。有时候威尔逊怎么也想不通西门龙霆的思维，恋爱的人会疯得这么没有理智吗？

还好寻找的阵容够大，盒子也够大够醒目，没花多少时间就找到了。

西门龙霆坐在吧台上，冷冷地扯开衬衫纽扣，从酒柜里拿出酒倒入酒杯，狠狠地一口灌下，将酒杯啪地放在大理石桌面上，又是满满一杯……用人都远远地避开了，谁也不敢来打扰。

威尔逊带着人回来：“少爷，找到了。”

西门龙霆声音冷漠：“打开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我叫你打开！”

威尔逊拉开缎带：“少爷，是一件手工织的男士背心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景小姐的手很巧，织得很好，就是有股味道，我拿去洗洗？”

西门龙霆冷冷地伸出手，柔软的毛衣带着一股风油精的味道，他却毫不介意，胡乱地把背心往身上一套。

“少爷您穿反了。”

里面的衬衣没系扣子，他就这么乱七八糟地套上毛线背心，看上去狼狈又凌乱。

这时，一张纸从盒子里轻飘飘地落到了地上。威尔逊捡起来道：“这好像还有一封信。”

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看景佳人，欲言又止，最后拿了纸巾给她。景佳人尴尬地接过：“谢谢，麻烦你在路边停下，我想透透气。”

她的一双眼睛都哭肿了，这个样子回去，Sun看到了会怎么想？他知道她是来见老男人的，如果是老男人把她惹哭了，Sun一辈子都不会原谅西门龙霆的。她不能让父子俩关系不好，更不能让自己悲伤的情绪破坏Sun的圣诞节。

司机看了看附近繁华的街道：“我还是送你回家吧？”

“不用了，我想走走……”

威尔逊将信纸交给西门龙霆。西门龙霆冷冷地接过，冷漠地勾起唇，很想看看这女人在信里又编造了什么——

“西门龙霆，我不知道要怎么跟你解释，好多话想说，可是……对不起，全世界最不想伤害你的那个人，是我。最想给你幸福的那个人，是我。我是景佳人……我不知道你已经认出我了，这些天我的表现一定把你伤透了。”

西门龙霆的胸口猛然窒息，就像全身的血液都在热酒精上灼烧。她承认了她的身份，她承认了！

“我生病了，病得很重，剩下的日子可能不多了……”

西门龙霆高大的身形猛然一晃，强撑着往下看——

“我被小翼抓走后，她在我的身体里注射了一种毒素，我根本活不长。我知道你很有能力，可是你现在面对的是冷麟天的势力。她如果成心躲起来不让你抓到，你根本无计可施。这段时间我问过威尔逊，他说抓到小翼的概率很渺茫，除非她回到B市自投罗网……”

信纸上有大圈被泪水洇湿的痕迹。

“我真的很没用，每次都给你增加负担，成为你的累赘。爱我让你变得那么辛苦，这三年来你一定吃了很多苦……我看到你那么寂寞，完全把自己隔绝在孤寂的世界里不给任何人接近的机会，我很心痛也很难过。而我更难过的是，我明明就在你身边，却只能看着你，什么也做不了。”

西门龙霆长长的睫毛颤动着，一颗晶莹的液体砸在信纸上。

威尔逊诧异极了，少爷又怎么了？下一秒，他的领子就被一把抓住。西门龙霆紧紧勒着他的脖子怒吼：“她在哪？！”

“伊丽莎白小姐？”威尔逊差点喘不过气，“不是已经让司机送她回去了？”

西门龙霆用力一挥手，一阵风似的旋了出去。威尔逊跌到地上，咳嗽了一声，他就知道主人会去将人追回来的，这毫无悬念——他发现他越来越了解少爷了。

“西门龙霆，我爱你。我们经历了那么多，我的心里有谁你不清楚吗？我为你生下了Sun，你知道吗？我多爱这个孩子，他长得跟你一模一样。我有多爱你，就有多爱这个孩子，这几年他是我唯一的精神支柱。以前我以为我是个坚强独立的女人，以为离开你，我也能活得很好。可是那一次长久的分别，我才知道你有多重要！如果不是有Sun，我也许会懦弱到想要死去。我真自私，想念你的时候，不用翻照片，可以每天看着像你的儿子……可是你呢，什么也没有。”

蓝色的越野车冲出车库，引擎剧烈咆哮着朝山下驶去。

西门龙霆打开手表里的定位仪，里面一个小绿点移动着，是景佳人所在的位置……

司机在路边停下车，刚放下景佳人没多久，就接到威尔逊的电话。他纳闷地说：“伊丽莎白小姐？她刚刚下车了……有十几分钟了……”

前面就是闹市，今天是圣诞节，到处是人。街道上飘荡着欢乐的圣诞歌，天气很冷，地上全是雪，入眼是大片大片的雪白。

景佳人身体虚浮，却仿佛麻木到没有知觉，丝毫不觉得冷。她走了几步，摔倒在雪地里，可是没有任何人扶她，路人都奇怪地看着她。景佳人脸上的妆容已被眼泪冲掉，露出她原本憔悴不堪的脸色。再加上天气寒冷，她整张脸更是白得像僵尸一样，眼下乌青，病态到了极致。她的思维好像被冻掉了，根本不知道哪里才是终点，漫无目的只知道朝前走，摔倒了，就自己再站起来。

“所以我想，是不是老天要给这么自私的人惩罚？才让我遭受这些磨难……”

我不怕死，我只怕我死了你会孤单，怕Sun会伤心难过。如果三年前我勇敢一点，不怕死地回来找你就好了，对不起，我总是顾虑太多。如果我遇见你，撇开一切障碍和你在一起，就不会让你遭受更多创伤。可如果再让我做一次选择，我还是会这么做。知道为什么吗？我爱你。我爱你，所以为你设想得太多……”

西门龙霆下颌紧绷着，一只手紧紧地压着额头，另一只手攥着信纸，整张信纸因为他太用力，已皱成一团。他仿佛看到那个站在他面前强撑着不倒下的景佳人，脸色苍白，但他以为她是装的，还狠狠地用最尖锐的话语刺伤她！她倒在地上时，谁也没有上去扶她，他也只是居高临下地看着她……

“西门龙霆，圣诞快乐。”信的末尾画了可爱的圣诞老人背着个礼物袋，“谢谢你一直包容这么差劲的我，谢谢你爱我。这件毛衣迟到了近四年，希望你会喜欢——永远爱你的佳人。”

西门龙霆仿佛感觉到万箭穿心的痛，他霍然抬起头，双眼通红：“谁叫你停？！”

“少爷……前面红灯。”

“开！”

司机略微迟疑，被西门龙霆一脚踹下了驾驶座。

越野车在黑夜中疾驰，西门龙霆害怕得心脏在胸口里剧烈地跳动。他怕景佳人又出意外，怕她倒在地上没有人扶她起来，更怕她倒在马路中央……每次他们都差一步就在一起，却都失之交臂。他不允许！不允许她这一次又从他的世界里走失——

拐角处突然射来刺眼的大车灯，一辆笨重的卡车迎面急冲过来。西门龙霆紧抿着薄唇，急打方向盘，越野车惊悚地擦过卡车，撞歪了路边的灯杆。西门龙霆没有系安全带，身体因为惯性往前一冲，头撞在挡风玻璃上，一丝鲜血从额头上流了出来。西门龙霆趴在方向盘上晕了几分钟，满脑子都是在别墅里的场景回放。

“耳朵聋了？送客。”

“不用送，我本来就要走……很抱歉，我不经过你的同意贸然来访，是个错误。”

他对她有多无情，现在就有多痛。

“不管我做什么，都希望你开心。”

“你那么不想看到我，我的礼物，你也会觉得污染视线吧？我可不可以收回？”

景佳人苍白地笑着，转过身离开。

不要走，我不许你走！景佳人！

大卡车停在风雨中，司机惊吓地跳下车，想要过来看情况。越野车突然倒退，车轮刮起积雪，飞快地又朝前开去。卡车司机惊悚地跌坐在地上，身上都是被溅上的雪泥。要不是他跑得快，越野车差点把他给压扁！大晚上的，真是活见鬼了！

西门龙霆单手握紧着方向盘，另一只手抽出纸巾擦着掉下来的血，半点不敢让身上的毛衣被血染脏。

闹市中心。

西门龙霆看着手表中的小绿点，他们的距离越来越近。拥挤的行人被他用力推开，引起一阵谩骂，却没有人敢拦他。他全身上下散发着浓浓的杀气，警告着每一个妄图阻挡他的人有什么后果。

西门龙霆站在桥上，皱起眉，绿点已经重叠，可是他没有看到景佳人。他冷凝着眉看了看周身，情侣们依偎在桥上看着河面上的灯火。整条河上都是莲花灯，烛光摇曳，水影重叠。西门龙霆紧紧压住胸口，心脏又开始快速跳动起来，几乎要跳出他的胸腔。景佳人脖子上的同心锁显示她在这个位置，而桥上没有她……唯一的可能，她在海底。

手表上，景佳人的绿点慢慢地挪动了一点位置。西门龙霆的心脏锐痛起来，下一秒——

扑通！黑夜里，矫健的身影越过桥栏跳下，河面上的莲花灯被冲开。

“有人跳河了！”

景佳人坐在船上，眼睛里全是桥面上的灯光。她轻轻勾起唇，苍白的笑容出现在她安静的面容上。

被这些光芒包围着，她还是冷到彻骨。船夫摇着船慢慢靠岸，景佳人想要去拿钱包，手指却僵硬到半天拉不开拉链。看她的气色，像是得了不可治愈的重

病，船夫便说不收她的钱了。

手表上的小绿点到了岸上，西门龙霆破出水面，冷冷凝眉，看到一个身影离开岸边的船，拾级而上。心脏仿佛被重锤击中！那一刻，西门龙霆紧张得忘了呼吸，头脑出现短暂的空白，直到那身影消失在人流中！

“景佳人，景佳人——”该死！他奋力划动着手臂，12月末的天，河水冰冷刺骨，像冰刀刮着他的肌肤。

整个世界蓦然陷入黑暗，周围顿时闹哄哄的一片——

“怎么回事啊，这时候停电……”

“全城停电？”

“老公你在哪，我看不见了。”

……

景佳人一阵茫然，身体再也支撑不住，跌坐在地上。

有脚步声靠近她……

那么多的人，那么多凌乱的脚步声，可是，她仿佛听到了西门龙霆的脚步声。

是幻觉吧……

“是谁啊，干吗推我……”一连串的叫唤声响起。

黑暗中有人强势地拨开人群，杀气逼近，来人在景佳人面前站定。

“别哭了。”喑哑低沉的男声传来，“没经过我的同意，谁允许你擅自流泪？！”

景佳人身体一僵，难以置信地仰起脸。黑暗中，她只隐约看到一个高大的身影。

当当当当——十二点整，广场上突然喷起了焰火，天空中一大朵一大朵的玉树冰花相继绽放，照亮了整个夜空。

西门龙霆蹲下来，伸手抚摸着景佳人的脸，滚烫的泪水沾在了他的手指上。他猛地将她搂入怀中，双手一点点收紧，死死将她禁锢住。

她的耳边，是他滚烫无比的气息：“我抓到你了，景佳人——”景佳人脑子里一片空白。突然她的双唇被凶狠地吻住了，西门龙霆狠狠地吮吻着她，手仿佛

不知道往哪放——不管抱住她哪里，都很怕她下一秒就会消失。

他想揉碎她，将她嵌进他的身体里才好。景佳人麻木地被他吻着，就像一块被冻僵的木头，思维和身体都没了知觉。

这一定是她的幻觉，西门龙霆怎么会来？她的木然让他心脏绞痛，心底仿佛生出一个黑洞，不断扩大不断撕裂的黑洞，空荡荡地灌进冷风。

“是我……”他低声呢喃，“我再也不会弄丢你。”

景佳人麻木的身体这才有一丝感知，冷得剧烈地哆嗦起来。

“佳人，圣诞快乐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以后每年的圣诞，我都陪你一起过。”

烟花终于放完，城里所有的灯光在同一时间亮起。景佳人一张脸上全是泪痕，两只眼睛哭得像大灯泡。她似乎也知道自己的样子很不好看，忙低下头。

西门龙霆托起她的下颌，强迫她抬头，这才发现她一张脸惨白着，身体僵硬，连头发上都挂着雪霜。

该死！西门龙霆一把将她抱起，劈开人潮便朝前狂奔。

他的车就停在前面不远处。

景佳人听到耳边呼呼的风声，一切就像不真实的幻象，她想都不敢想他会来。

车门被用力打开，西门龙霆小心翼翼地将她放进后座后，去了驾驶座，打开空调调到最大，又从后备厢里拿出备用衣物、毛毯，全盖在了景佳人身上。景佳人茫然地看着他，她已经被冻得说不出话了。

将她整个都用毯子和大衣裹得严严实实的，西门龙霆这才开始脱自己的衣服。他只留下毛线衣小心地叠放在一旁，其他裤子衬衫全从窗口扔了出去。一个路人被甩了一脸：“啊，有病啊？就这么往窗外甩垃圾……”

西门龙霆凶狠的脸在降下的车窗口出现，那人愣了愣，吓得脚底抹油跑了。西门龙霆回过身，发现景佳人在笑，脸上乱七八糟的泪痕实在碍眼。

“终于知道笑了？”他擦着她的脸，“冷不冷？”

景佳人张了张嘴，却发不出声音，于是摇了下头。西门龙霆垂首，在她的额